

谁是 冒名顶替者

〔美〕格温·戴维斯 著

石一译



谁是冒名顶替者

〔美〕格温·戴维斯著

石一译

(上)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(北京)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：17
字数：380,000 印数：1,100,000

ISBN 7-309-00257-8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谁是冒名顶替者

上 下册

〔美〕格温·戴维斯 著

石一 译

*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）

北京北郊华生印刷厂排版

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32开 印张：17

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380 000 册数：1-100 000

*

ISBN 7-300-00557-8

1.40 定价：5.95元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哈利突然悄悄地死了，直到两天后才被人们发现。于是对于他的死，引起了人们的种种议论和猜测。本书以哈利死后他的朋友们各自的“需要”为契机，生动地描绘了哈利身前死后的美国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，万般风流。在这里，巧取豪夺者有之，弱肉强食者有之，挺而冒险者有之，自然，为钱而而卖笑者更是无处不有处处有，世态炎凉，人生险恶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，栩栩如生。究竟谁是生活中的“冒名顶替者”呢？这正是作者希望读者所思考的。

第一部

第一章

哈利的葬礼按照哈利的意愿在纽约西区的殡仪馆举行。然而，人们对由谁来主持葬礼却有些茫然。哈利的代理人罗恩·阿贝特远在欧洲，而哈利的一个弟弟在爱达荷州，没有谁确切地知道他的地址。因为他没什么能耐，哈利多年前就和他没什么来往了。哈利的另一个弟弟远在哈利在加勒比海购置的那个小岛，那儿没有电话，一时也联系不上。所以，由谁来主持哈利的葬礼，倒真成了一个大难题。

最后，这个问题只好由哈利的女秘书代劳了。但她也感到束手无策，因为她以前除了安排过母亲的葬礼，还真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，更何况她的母亲不是什么大人物。哈利去世的时候，女仆和男管家都去度假，女秘书也回家避暑去了，结果直到两天后人们才在他城里的楼房里发现他死了。周末眼看就要到了，哈利的朋友要求充分考虑最好就在星期五举

行葬礼，而且是上午，这样可以避开交通上的不便，否则到时候车子连城都出不去。最后，哈利的女秘书只好决定，葬礼在礼拜五上午10点钟如期举行。

路易丝·弗尔德为买到了一条黑裙子高兴极了，在买裙子时，看看要花125美元，而且这条裙子只适合夏季穿，她真觉得有点心疼。不管穿上人会显得多么苗条，总是显得贵了点。为此她心里嘀咕了整整一个星期。当她在星期三晚上听到讣告的时候，她突然觉得这笔钱花对了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葬礼举行的那天，天气好极了，一片灿烂的阳光。才八点钟，好奇的人们便聚集在殡仪馆周围。警察将麦迪逊大街用警戒线围了起来。《今日新闻》报为哈利之死发布了一则消息，公布了一些有可能出席葬礼的大人物的名单，他们都曾是哈利的挚友。

路易丝坐在出租车里，马路上车流缓缓地向前移动着。她只好在离入口处老远的地方就下了车，为了避开人群的拥挤，她慢慢地向前走着，在堵塞的车辆之中绕来绕去。一辆小轿车在殡仪馆门前停了下来，卢克·本杰明跳下车走上人行道。自从他担任特里金斯卡女伯爵的贴身保镖，他也就有些闻名遐迩了。他看见了路易丝，走上前吻了她一下。

在入口处的右侧，站着两个治安警察。奥本海姆就站在这俩人身后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，显得格外红润。他面带笑容，热情地招呼着前来送葬的每一个人。他一直负责处理哈利身前死后的诸种公共事务。路易丝发现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是些熟悉的社会名流。在这些入中间，有腰缠万贯者，有才华横溢者，有容貌超群

出众者，而且，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教养，都是那样令人羡慕。罗尔夫·奥罗斯基据说是美国最富有的银行家——甚至比哈利更举足轻重。他穿了一身深色华达呢西服，好象有点不舒服而坐立不安，但又不想让人觉察的样子。坐在他旁边的是哈利的私人医生乔治·皮纳。哈利临终之际他恰好不在身边，乘着奥罗斯基的游艇玩去了。坐在他们身后的是几位政界名流人物。无疑，哈利的葬礼是真正的“第一流”葬礼。

“太好了！”玛吉·鲍林伸长胳膊把路易丝搂在怀里。她穿了双深红色白底敞口便鞋。

“他的死真如同一场灾难，哪能想到他的精力是那么充沛，他总是这么夸自个儿。多可爱的葬礼，瞧，他们已经把棺材盖上了，不会再有臭味跑出来了吧？”路易丝摇摇头，“两天以后才有人发现他死了，并且气温很高，空调机也没有开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可怜的哈利。”玛吉说。有一次哈利曾把路易丝叫到城里的住宅吃饭，说有个想法要和路易丝商量一下。那天早上，男仆人都出去了，路易丝叫门时，哈利在家里只穿了一件丝绸睡衣，连条衬裤都没穿。路易丝料到他准会是这样的。

“小姐……”他叫了声，可能是他想不起她的名字了，但她的年轻、漂亮以及青春的朝气点燃了他的激情之火。

“哈利，……”她说，“你怎么不穿件更舒服的衣服呢？”这句话逗得他捧腹大笑，她便借机溜走了。她想象戏弄她大学时代的男伙伴一样来戏弄哈利。然而，路易丝没有料

到，自从她那次溜走后，哈利有两天时间居然没有理她。出至基
“两天？”玛吉说，“你两天没见到哈利·贝尔会不着急？真是太离奇了。”

“这是我的错，”路易丝说，“星期二他来叫我吃饭，我应该想到出什么事了。”

“你原先打算星期二和他一起吃饭的，对吗？”

“还有星期三。”这是路易丝头一次说起这事。听她说得多好呀，玛吉对路易丝一直不敢说这事感到很吃惊，当然，这就不必再公开议论了。

“可怜的路易丝，”玛吉说，“我知道他是多么喜欢你。”

实际上玛吉并不知道，唯有路易丝自己才清楚。然而，让玛吉知道路易丝会成为贝尔的最后一个夫人也没有什么坏处。路易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这也可能就是玛吉说“可怜的路易丝”的含义了吧。

玛吉从来没有想过为钱而结婚。哈利也没有，他不会留给任何一个和他结婚的女人什么东西。哈利四处炫耀的一件事，就是他所有的妻子都曾在婚前与他有协议在手，说明她们都是为了爱情才和他结婚的。

有一次，路易丝坐在哈利身后，哈利问她，“我使你厌倦了吗？”

“我并没有那么说，哈利。”

“你要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要。”她想要的是他向她求婚的证据，让她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欢度良宵，或者邀请她去那个迷人的小岛。

“谁想和我干什么，那就干吧。但我不给礼物，也不做任何保证。路，因为她们都爱我。”

“我相信你，哈利。”

“我不该占有女孩子那珍贵的领地。”

“哎，没有谁指责你那个。”他们最后一次吃饭的地方在六号大街，车子停在餐馆外面。

“我每次结婚，她们都签订一个婚前协议，说明她们爱我。西尔维亚和我结过两次婚，都没拿走过半个子儿。她发疯似地爱着我。”

“谁都知道，哈利。”她知道西尔维亚曾是滑雪教练，但没有提这事儿。

“除非你也堕入情网，否则你是不会和男人结婚的。”

“她肯定是女孩子味十足。”

“当然，我正想送给她一件礼物。”

“你又要和她结婚？”

“或许吧，”他说，“若是我说我会的，又怎么样？”

“我会祝你们幸福。”

“我在冲动时稍有点粗鲁，但我能控制住自己。”

“别做任何保证。我不想让你坏了你的声誉。”

“你碧眼金发，丰满漂亮，要是你文文静静地坐着，那就更美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哈利，我应该尽力控制自己。我一定会令你满意的。”

“我对你很满意，你真是个可爱的宝贝儿。”

“谢谢你，哈利。”

现在他死了，她感到非常遗憾。她对于哈利是否考虑过

与她结婚不大清楚，想到这儿，内心升起一丝悲哀，掉下几滴泪珠儿。

殡仪馆几乎挤满了人。她看见了哈罗德·兰肯，这位当年百老汇大街的戏院老板。路易丝把手放在耳朵上做了个打电话的样子，她惊奇地发现他好象是由自己的好友凯特和大卫·沃勤陪着。凯特会写些花里胡哨的抒情作品，凭着这她偶然钻进了社会圈子；但是，为了大卫，为了腹内的婴儿，她把一切都抛弃了。路易丝热情地笑了笑，点头示意凯特和大卫过来坐在她身边。

“死了人我们才能见到你，真惭愧。”凯特说。

“别胡猜了，”路易丝说，“我都快消沉死了。大家都去避暑去了。”

“小路路，”大卫说，“你走了一段漫长的路。”

“还没走完呢，”路易丝说着，眼光移到棺材上。

“你遗憾吗？”凯特说。

“你呢？”路易丝笑了笑问。

凯特拍了拍自己的肚子说：“给毁了。”

她俩曾经同时和哈利约会，但哈利却带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歌星进来了，她们顿时感到被人抛弃了。“让我们俩就象一对玩具娃娃坐在那里，”路易丝说，“我都不想活了，当然不再是一对玩具娃娃。”

现在她们又坐在一起，但现在没有人认识凯特，偶尔知道路易丝的，也不过议论议论罢了。但玛吉·鲍林知道这一切。

殡仪馆前一片喧哗，慢慢地静了下来。路易丝用手帕擦着脖子，这时安德烈·谢尔曼突然出现了。“我们聚集在这

里，因为我们是哈利的朋友。”安德烈说，“创造力和毅力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，而是哈利时代的特征。当哈利的时代结束了，它们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哈利死了，他的精神长存。”

听到安德烈的话，路易丝小声对凯特说，“安德烈是想把那精神保持下去。”路易丝感到该对安德烈美言几句。

念过悼词后，殡仪馆变得有些闷热。连空调机也无济于事。

好出风头的玛尔荷兰德也赶来了，他刚结束环球旅行，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

“上帝处处和我们同在。”他立即说开了。

这时，恰特·奥本海姆从前排座椅上站起来，走进了殡仪馆的房间。

“相信上帝无所不在，人人都喜欢哈利·贝尔。”

“我知道这是葬礼，不该高嗓门儿。但我要知道是谁安排这个葬礼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难道葬礼是什么秘密吗？”奥本海姆嚷嚷完拂袖而退了。

“多令人难堪呵！”路易丝说。

“就好象举行婚礼时，要问清这两人为什么要结合在一起！真怪……”凯特说。

“我认为在葬礼上这么干真有点不雅。”

“还是别谈论它为好。”凯特说。

“你认为那都是些什么事情呀？”玛吉问。

“说那个没劲。”路易丝说。

“可怜的哈利。”凯特叹了口气。

“既然是秘密葬礼，那就不用到墓地去了。我有个好主意，我那儿有不少好吃的，为什么不去我那儿办一个小小的通宵会宴呢？路易丝，你去通知其他人吧。”玛吉说。

“我们当然不想在酒吧里听到哭声了，”凯特说。“就是”，玛吉说，“哈利会喜欢那样的。因为他说过，人应该总是想他所爱的人没有死，没有被埋葬。”

“或许我们还应该把哈利带到宴会上去。”凯特说。

“你真坏，”玛吉说，“对不起，我把您的名字忘了。”

“大卫。”

“大卫，能把你那淘气的妻子带来吗？”

“我们要回办公室去，”凯特说，“但还是谢谢你。”

“好啦，我想你们最好快点来……，三星期以后我为阿尔杰农举行一个小小的晚宴，他是玛尔荷兰德的信徒，但比较自由化了。你们什么也别带，作为我的客人来就行了。”

“你甚至还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”大卫说。

“没关系。”玛吉说。

“实际上我是个股票经纪人，或许你们熟悉我的公司……”

玛吉在人群中看见了路易丝，便问：“大家都来了吗？”

“我找不到戴安娜。”

玛吉向他的车子走去，“只要知道该告诉谁就行了。”

从前没有人邀请路易丝参加通宵宴会，她对此也未有过什么非分之想。路易丝感到在哈利死后，她才有了这个机会。路易丝想让玛吉知道，她是她最羡慕的人。

路易丝非常羡慕玛吉。玛吉28岁就与一个摄影师一同开业。在一幅杂志封面上的照片里，她的魅力远远超过了照片

上的其他人。她身上那件一千二百美元的裙子，把她衬托的苗条极了。玛吉自己从不在意这些，但她十分留心雨果酒后的丰彩。每逢晚会结束，她就去找他同居。这种私通，或多或少地使她感到一种被遗忘的空虚和单调。她把这归于心理饥渴，这使她对未婚夫在十年前自杀深感悔恨。

玛吉是在得知杰拉尔德死后思想变得“荒唐”，行动有点“异常”，说话有点“古怪”。她是男爵家最后一位女继承人，她有大笔的收入和花不完的钱。因此，人们对她的种种不正常深感不理解。

凯特当然能理解。凯特的收入和玛吉差异悬殊，但她从小厮混，凯特喜欢她。当杰拉尔德上吊自杀传遍校园时，她第一个去玛吉的寝室去看她。她当时想玛吉可能会象死了父亲一样在嚎啕大哭，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玛吉却盘腿坐着嘴里哼着小曲儿。

“你肯定不知道我正在干什么。”玛吉说。

“噢？”

“我正在给杰拉尔德的母亲写信，每次你来的时候，我都在给他母亲写信，说我不能和他结婚，但我不知道为什都要为此向她道歉。”

凯特这时才意识到玛吉还不知道杰拉尔德死了。也许打击和悲伤把她给弄晕了。

玛吉离开学校不久，她们便不常见面了。

莫尼汉医生曾劝告年轻的玛吉去“金色领地”接受精神治疗，认为这要比每天晚上吃药有效得多。但他失败了。在玛吉去“金色领地”的第五周，一个服务员发现玛吉倒立着淋浴，让热水在两腿之间尽情冲淋着，还发出愉快的尖叫

声。后来她回到家里，告诉母亲她忍受不了那样精神约束。母亲把此事通知了她的委托人，他希望玛吉要锻炼自己的克制力，这样才能对得起她的父亲。

当摄影师雨果遇见她时，她正在南开普顿的某处挥动着双臂，噉噉喳喳地叫着蹦跳。就象只细长腿的大肚鸟，不时地发出尖叫声。

“那姑娘真象是疯了。”雨果对他的女管家说，顺手把夹克领子往上提了提。

“那是玛吉·鲍林，”女管家说，“看上去她挺得意的。”

“如此放荡不羁，”雨果说，“真够味儿。”那天晚上吃过饭后，他喃喃地说他真向往她那裸露的肉体。

“是吗？”她低声问道。

“摄影师常把事物看成一个镜头。”

“我不太漂亮。”玛吉说着，把手伸过去握住他的手。

“你有一种气质，”他说，“它是珍贵的。”

“你有吗？”

雨果的才能弥补了他的社会背景的不足，这使他在摄影这个行当中小有名气。玛吉不在乎这些。他带着她出入各种场合，让她享受到更高的拥抱和爱抚，而这些自玛吉的父亲去世后，她很少得到过。

劳动节那天，他们一同去海边朱利叶家，庆贺他们的相逢。他们并肩坐在海滩上，任凭海水向他们层层涌来。当他发现玛吉死叮着一位新来的意大利男人的胯时，他急急忙忙把她抱回房子。

“噢噢，雨果，”她呻吟着说，“你真的爱我？”

“你永远也理解不了。”
他们返回纽约时，正逢剧院演出季节。他们不是去参加晚会开幕式，便是被邀请去让玛吉搞试唱。玛吉逢人便说她很幸福，包括雨果的男模特儿彼得。她和彼得还合拍了几张照片。

“我非常幸福。”她对彼得说。
“我很喜欢听你这么说。”
“我从来没这么快活过，”玛吉在拍照时这么说，“雨果高兴极了。”

“他相当直率，诚实。”
“这怎么讲呢？”彼得问。

“我喜欢你，确实喜欢，可笑吗？明天晚上我在雨果家举行晚会，你一定要来，能来吗？”

“我想我会的。”

“我希望这样。我真羡慕那些独立生活的人。我并不是标准的模特儿，但他说我很合适，你看到《哈珀》这本画册里的照片了吗？那就是雨果自己拍的。”

“没有，我……”
“你过去一直当模特儿吗？”

“噢，不，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男模特儿？我是说你过去曾干过与此有关的职业吗？”

“我想你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玛吉问。

“我是个……”

玛吉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对雨果说，“你对彼得的评价对极了，他确实可笑。我已邀请他明天来参加晚会了。”

“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举办这次晚会，玛吉。”雨果打了一下午猎，一付没精打彩的样子。

“他穿上夜礼服挺帅的。”

彼得确实挺帅的。男人们都从楼子上起身翘首观望，而女人们则被他迷住了。特别是玛吉的朋友朱利叶、怀特，在吃晚餐时一直坐在彼得的右边。当晚会移至客厅时进入尾声时，她已经倚靠在他的胳膊上了。玛吉被一群人围着谈论有关捐款禁止捕杀狐狸的事情，因而一直没有捞着机会和彼得侃几句。但是，彼得看上去挺愉快，不时地对朱利叶微笑着送去秋波。玛吉看到这一切很高兴。雨果朝彼得走去，大概想让他心情更舒畅些吧。

“……真不该一直独占着朱利叶，……”她听到雨果对彼得说，其余的话被周围的嘈杂声遮住了。

玛吉走到了屋角，发现朱利叶独自一个儿站着。

“你没让他走吧？”玛吉问。

“我向你保证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，”朱利叶的灰眼睛一闪一闪的，“我觉得自己今晚上还是挺中看的。”

“你看上去确实漂亮，”朱利叶，你见到雨果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……他去闻香味儿去了。”朱利叶拿起一杯白兰地。

玛吉在朱利叶脸上吻了一下，便跑上楼梯冲到寝室前。

她听到有人在浴室里呕吐，好象是雨果。客厅里除了一件上衣什么也没有，洗澡间里也听不到什么动静。大寝室的门紧锁着，她把鼻子贴在门上眯眼细看，看见彼得正靠在栏

杆上，身后是满城灯火。玛吉想将门打开，但怎么也不行。

“……没想到你会打扮得这么漂亮来了。”她听到雨果的声音。

“我是应邀而来的。”

“你不必接受邀请。”

“我觉得我们彼此都成为好朋友，你是会高兴的，你说呢？”

“太可笑了，”雨果说，“你完全知道……”

玛吉咬着牙使劲儿把门拧开了，但没有说话。

“……全都怪那骚女人。”雨果这样说。

“哎呀！”玛吉狂笑着，蹦到他们身后。

“是在说我吗？尽管没有权利说，但你的母亲没有告诉过你在离开房子以前要打个招呼吗？”她紧紧地抱着雨果，笑着把脸漫漫地贴上去，她用嘴唇吻着他的鼻子说，“亲爱的，我知道你不是在说我，没有人会把我说成是骚女人的，”她的脸上突然失去了笑容，“他们会那么说吗？”

“当然不会。”彼得说着，抱起她一起又回到晚会去了。

到了晚上两点半，晚会早散了。玛吉喝得醉熏熏的躺在沙发上，仆人们帮着雨果把她抬上了楼，将烟灰打扫干净便回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她下床东倒西歪地走进浴室，她连自己都不敢看自己一眼。她简直不能宽恕自己，因为她在夜里把雨果抛在了一边。她漱了漱口便去找雨果。

上楼时她脱了鞋以免滑倒，她感到她的双脚几乎不听自己的支配了。走到楼梯中间时她看见了雨果。他赤身裸体地